

A red and black stylized mask with large eyes and a wide, toothy mouth, set against a blue background with two black circles. The mask is symmetrical and features intricate black patterns on a red background. The eyes are large and white with black pupils. The mouth is wide and open, showing a row of black teeth. The mask is flanked by two black circles on a blue background.

罪

譚 談 著
TAN TAN



中国 长沙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罪過罪過罪過



罪 过

谭 谈 著

责任编辑：龚筠清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，850×1168 1/32 印张，11.125 插页，6 字数，228,000

印数：1——47,000

ISBN7—5404—0217—2/1·162

统一书号，10456·342 定价，2.80元



TAN TAN 谭谈像

目 录

罪 过	(1)
山 影	(82)
山雾散去	(174)
山道弯弯	(250)

附录:

我走过的弯弯山道(自传)	(332)
谭谈主要作品目录	(351)

罪 过

冬天的日子短，天黑得早。不到六点钟，天老爷就把他那张黑黑的大网，沉沉地压下来了。

这时候，那个瘦长瘦长的身影儿，又闪身进了这栋房子里。这是靠二码头不远、坐落在河边的一间铺子。当年，是个什么南货庄，买些南杂日用品。很是兴旺过一些日子。现今，这房子变得破烂不堪了。

厅堂里没有亮灯，很黑。来得多了，熟了，再黑也不会踩失脚步，撞倒东西。不知怎的，每每他的脚一迈进这个厅堂，心就热乎了，有一种从远方归来，回到自己家里的温暖感。

“才来呀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今天工收得晚？”

“嗯。”

茶屋里，有人和他打着招呼。这是一个女人，三十一、二岁年纪。刚刚洗过澡，头发散披在肩头。也许是刚洗了热水澡的缘故吧，圆圆的脸上红润润的，鲜亮亮的，根本不象是一个已养过两个细伢子的女人。不细看，还会以为是一朵冒开苞的花，没出嫁的闺女哩！

他走进去了。女人正坐在火堂边纳鞋底。见他进来了，偏过头来，给他送去一脸让他看了心里热乎的微笑。嘴巴朝面前的火桌努了努，轻轻地说：

“快凉了。才来？”

火桌上，放着一碟烘香的落花生，一壶热好了的烧酒，一只小酒杯。看来，她摆出花生，热好酒，等他一阵了。

他是晓雷。

她呢？是晓雷的堂婶娘。她在娘屋里的名字，叫大香。顾名思义，她是爷娘的大妹子。嫁到李家以后，自己的名字用得少了。李慎之这一辈人，称她满嫂；晓雷这一辈人，喊她满娘。大香，只有镇子上的干部们叫她时用一用。她男人和李慎之，共一个公公。在共公公的兄弟中，她男人最小，排在最末。满，即小。在这一带地方，人们把最小的婶娘，称做满娘。

她比晓雷大两岁，刚解放不久的时候，他们同在二仙湾完小读过书，是同班同学。她只读到高小毕业，就没有读了。等晓雷从县城初中毕业回到二仙湾的时候，她竟奇迹般地变成他的满娘了。开始要喊她做“满娘”的时候，真堵口呵！他憋了好大的劲，下了很大的决心，鼓起最大的勇气，还是失败了，没有喊得出口。不知过了多少日子，他终于喊出了第

一声“满娘”。以后，也就渐渐地喊顺口了。

喊的是这样，应的又何尝不是这样呢？第一次，他喊出口了，她却沒有应出口。回答他的，是她的一张血红血红的脸。没有人在场的时候，他曾悄悄地求他：“以后快别这样喊了。”

“你是我的满娘了呀！”

“少年叔侄为弟兄。何况我们过去还是同班同学哩！”

“那，喊你什么呢？”

“我不是有个名吗？爹娘为我取下这个名，就是供别人喊的呀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晓雷为难了。他没有听她的，喊她的名，还是喊她做“满娘”。渐渐地，她也习惯了，应得顺口了。

晓雷的这个堂叔叔，是个教书先生。在外县的一所中学当国文教員。虽然只是个师范生，但书读得扎实，功底很厚，且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。每逢春节，全二仙湾的春联，几乎全都出自他的手。俗话说：好人命不长。他这样一个有才气的人，在与大香结婚的第二年间，突然“祸从天降”，被划成了什么右派，送到洞庭湖边的一个劳改农场里劳改去了。劳改的第四年上，快要刑满释放的时候，他竟死在那里了。大香带着五岁的大儿子远山远水赶了去，迟了，连死人的面也没有见上。他们母子是下午到的，而他上午就被埋掉了。

一个女人，一个右派分子的女人，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右派分子的女人，要生活下去，是多么艰难啊！然而，这是一个要强的女人。在这样惨重的打击面前，没有趴倒下来，

而是顽强地和命运抗争着。屋里屋外，重活轻活，她全攥在自己的肩膀上。她的倔犟，还表现在对生活的热情上面。经济的、精神的压力，如此沉重地压在她的肩头上面。一般的人，恐怕圆的已经变成扁的了。而她不，身上的衣服，虽然很难看到一身新的，但洗得干干净净，补得严严实实，穿在身上，棱是棱，角是角，舒舒展展，连皱纹也很少有。孩子们穿得不花不绿，多是用大人的旧衣服改的，但也很洁净，很整齐。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两个孩子都送着上学了。也不见她每天愁眉苦脸，倒是经常可以听到她哼哼小调哩。有时，来了兴致，她还来两句花鼓戏：“刘海哥，我的夫……”

然而，她毕竟是一个女人。许多活儿，她做不到，或者做起来吃力，晓雷，一则看她是自己的同学；二则，念她是自己的满娘，常常帮帮她的忙，干一些女人们干起来吃力的活。他抡起大斧，帮她劈那节疤多、质地硬的干树茺茺。他挑起箩筐，为她挑上八百、千把斤的煤炭；他举起砍刀，帮她砍上几担杂木柴火；他……每次，活一干完，有时洗个手，有时手都不洗，就转过身走了。

老是他帮她，她过意不去。她便留意了，悄悄地剪下鞋样儿，为他做上一双、两双布鞋子。

晓雷一年比一年大，没有对上亲。妈妈着急，爹爹也着急。后来，姐姐们凑了些钱，原想建几间房子，为晓雷成家。哪知爹爹一时糊涂，别人几声哀求，他竟把土改时分出的、自己家解放前夕起的一幢房子里的几间买了回来。不久，四清运动开始，该死了，遭殃了，爹爹天天被拉了出去批斗。晓雷偷偷地跑到大姐姐那儿，求大姐姐，求大姐夫，请他们

出个面，使爹爹从困境中解脱出来。然而……唉唉，晓雷心里急，身上的肉往下掉。眼睛凹下去，眼眶骨突出来了。脸色，也一天比一天的黑，一天比一天的难看……

这天黄昏，他捞完河砂回来，到码头边洗手洗脚。正好这时，大香也在河边洗衣裳。晓雷心里不好受，嘴巴就懒得开口，只顾低头洗手洗脚，把河水弄得哗啦哗啦响。

大香是个心胸宽广的女子。生活的担子这么沉，她总是不愁不急。这时候，她一边洗着衣服，一边轻轻地唱着歌。她唱的是电影《上甘岭》里的插曲。她的嗓子很甜润、优美。如果年轻的时候进到哪个文艺团体里，她准是一个很好的演员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
风吹稻花香两岸
我家就在岸上住
听惯了艄公的号子
看惯了船上的白帆

.....

这甜美、优扬的歌声，象河水一样淌到了洗脚人的心里。顿时，他心头的烦闷好象被洗去了不少。他伸直身子，呆呆站着，细心地听着。渐渐，这歌声在他的耳边消失了，在他的心里落下去了。直到这时，他才起身，准备离去。

“晓雷。”

突然，后面有人喊他。

不用回头看，他知道，是大香。

他站住了。没有做声地站住了。

“和你讲句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，要想得开一些。自己要晓得保重自己的身体，几间房子没收了，这算什么？解放的时候，你们家那么多的财产，不都交出去了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冒柴烧。只要身体好，钱是赚得到的，退了的财，还会来的。”

他没有回话，对方也没有说话了。这个暮色笼罩的码头一时静无声息。

啊水，在静静地流着，偶而发出一点细小的响声，很快又消失了。码头上又沉默了。

站立了一阵，他又抬起腿来，准备开步走了。

“心里有事，不要这样憋着。这样，会把身子憋坏的。晚上，去走走人家，去谈谈天，去打打讲，去听听白话，好把心里的烦恼忘掉。要不，把憋在心里的话，去找找和自己合得来的人讲讲，把心头的闷气吐出来。你看我，当初还要怎么晴天霹雳！？还要怎么遭大难！？我要是象你现时这样，早完了，早不在这个世上了。”

这些话，也象她刚才的歌声一样，暖融融地流进了他的心里。他从心里感激她，感激这位昔日的同学，今日的满娘。

她也把衣服洗完了，起身从码头边走上来。走到他身边的时候，轻轻地丢下这样一句话：

“要不，到我家来坐坐，和我讲讲？”

他去了，她轻声细语地开导他，他自己竟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；他又去了，她劝他把憋在心里的闷气儿，向她吐吐，他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；他再次地去了，她和他谈古道今，谈娘家听到的新闻，说儿时经历过的趣事，讲书上看来故事。她说得那样风趣，说得那样诙谐幽默。边说自己还边笑，有时连眼泪都笑出来。她想用这样的方式，来驱散他心头的闷气为他解愁。果然，他笑了，他轻松了，他开始忘却心头的烦恼了。

他，是一个深沉的人。她一次两次地开导他，要他讲讲自己的苦闷，他一直没有开口，把自己的痛苦，深深地埋藏心里。深沉的人，也许感情更诚挚，更纯朴，从而显得更加深沉。这间破旧的房子，这个同学兼满娘的女人，对他产生了一种温暖感，一种吸引力。母亲的温暖，父亲的温暖，只有在儿时才显得贵重，才显得离不了。孩子大了，父亲和母亲，好象离得遥远了。他要追求使自己贴得更近的温暖了。

他，似乎在这幢房子里，在这个于自己来说关系复杂的女人身上，找到了这种温暖，找到了这种体贴。

自己家里的那幢房子，使他感到更闷了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妹妹大了，弟弟也大了，他们有他们的事，他们有他们想去的地方，他们找他们想找的人去了。年迈的父母，在家里。但是，父母对长大了的孩子，失去吸引力了，失去温暖感了。

他常往这里走动。他觉得，自己的脚一迈进这间房子里，心房就暖，身子就热，就产生出一种长途跋涉后到达宿营地的感觉，产生出一种外出多年后回到家里的感觉。

他坐在她对面，多是她讲，他听。她肚子里的话哪里那么多，天底下的事情她哪里晓得那么多。有时，她正在忙什么事，或往炉火上的大铁锅里倒剁碎的猪草，给猪煮食；或蹲在脚盆边，替孩子们洗衣服。她手在动，脚在动，嘴巴也在动。

有时候，一个晚上，他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然而，他觉得心里踏实；有时候，一个晚上，她的话讲个没完没了，然而，他不觉得她罗嗦，感到听起来是那样的顺耳，那样的舒服。当他走出这间房子，离开她的身边，满满的心胸，顿时变得空落落的，好象遍地成熟的庄稼突然间全被人偷偷地割走了，变成了一片荒芜的、空旷的土地；又好象猛地失掉了自己最珍贵的东西，心里油然生出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和慌乱……

这种满足和慌乱，在他的心里去了又来，来了又去。不觉间，好几个年头过去了。那几年，外面的世界里，吵翻了天，那样的“史无前例”，那样的“最最最”。开初，他们也紧张了一些日子。渐渐地，他们避开这些浪头，躲在这间小屋子，编织着他们的梦。这小屋子里的世界，倒也平安。

此刻，晓雷一边剥着落花生往嘴里放，一边喝着烧酒。落花生是她亲手烘的，喷香喷香。酒，也是她偷偷地酿的，好醇好醇。今晚上，她的嘴巴变得不勤快了，很少很少讲话了。她默默地坐在他的对面，纳着鞋底。那麻绳从钻孔里穿过来发出的“嗞——嗞——”声，象一支动听的歌，甜美的歌，无词的、却又是内容丰富的歌，响在他的心里，震荡着他的整个心房。这鞋底子又大又长，是一双男人的大脚

板。不用说，这鞋子准又是为他做的。

她怕酒壶里的酒冷了，停下手里的活，把酒壶放到煤火边的红灰上热着。炉火上，放着一只大铁锅。这是一只煮猪食的炉锅。里面满满地煮了一炉锅猪食。一股股蒸气儿，从锅盖四周喷出来，送来一股浓浓的野草气息。

“呜——”

外面，闷沉沉地传来火车的汽笛声。这是每天晚上九点二十八分经过这里的那趟北京开昆明的特别快车。这些年里，火车常常晚点，正点到达的次数不到一半。然而，不管是晚点还是正点，每当这趟车从离这里四、五里路的仙湾河铁路大桥经过的时候，无论是哪一位司机开车，都会在这座桥上鸣一声汽笛。不知是火车司机们特别喜欢这条河、这片土地呢？还是司机同志代表全体乘坐这趟车的旅客同志，向为修这条铁路、修这座大桥倒下去的烈士致意呢？当年，修这座大桥，和大桥那边山下的二千多米长的隧道时，有几十位无名的筑路民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啊！如今，乘坐着火车在这条路上走、在这座桥上过的旅客们，谁会想起那些倒在这里的无名筑路工呢？啊，不要忘了他们，不要忘了他们啊！

“快十点钟了，该走了。”

火车的汽笛声落下以后，他立起身来。大多数的日子，他都是在这个时候离开这里的。

“慢点！”

他刚一立起身来，今晚上很少言语的她，突然开口了。他迈出去的腿，又缩回来了，站定了。

“有句话问你呢！”

“什么话呀？”

“孩子们的爹丢下我们母子，一走，就是七、八年了。我，也就是死死地在这里守了七、八年。前几天，我娘家来人，说是为我选了一个地方。还说对方的成份好，贫农，就是年纪大一点。问我愿不愿意，我心里乱得很，实在……你看呢？”

“问我？”

她明显地看到了，晓雷的身子在微微的抖动着。

“不是问你，这里还有哪个呀？”

“我……唉！”

“我心里面乱死了。你帮我拿拿主意着。”

“……”

晓雷没有回话。他的身子，在不住地颤抖。

“你为么样不做声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那我，是不是答应家里的人算了呢？反正人生在世，就是这么混日子。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

他的脸涨得通红了。

“你是么样看法，尽管讲嘛。”

“你、你能不能不……不走呢？”

“我也不想走啊！”

女人轻轻一声叹息。男人呆立着，没有动，也没有说话。

“你坐坐嘛，我们好好来打个商量。”

他坐下了。坐在老地方。

不知怎的，同样是坐，同样是坐在老地方。这时候，却不象刚才那样坦然了，那样安稳了。只感到脸上热烘烘的，肉绷得紧紧的。她呢？也没有平日那样自然轻松了，也没有平日那样说话随便了。两个人都好象听到了对方心脏的跳动声。

沉默，沉默，还是沉默。

半个小时过去了。十里外的那座大煤矿里，拉响了十点半钟的汽笛。这是通知那些在半夜里上班的工人们，该起来来吃饭、解手、做上班前的准备了。

他又悄悄地站起来，却没有马上开步走，大概心里在犹豫什么，在思索什么，在等待什么。

她也没有马上喊他。连头都没有偏过来，仍然望着那边。当然，她已经感觉到，他又站起身来了。尽管他动作那样轻，轻得没有发出一点声息。然而，在她心的屏幕里，已经准确地映出了他的这一动作，甚至连他此刻站立的姿式，脸上的表情，她都清清楚楚。

又是一刻过去。这是多么磨人的一刻啊！

“莫走了。”

她的脸依旧偏向那边，没有调摆过来。那平日唱出甜美歌儿的嗓子里，放出来这么一个声音。是那么圆润，那么细柔，那么悠长，好象是从遥远的山里飘来的。

全身的热血被这细柔的话语搅动了，直往他的脑门顶上涌。他又坐下了，仍旧坐在老地方。

“我、我……我怕爹爹等我回去。”

他说这句话时，连脖子都红了。

“你……莫误会了。我是说，我是说……我自己莫走，留到这里算了。”

平日里那样会讲话的她，说这句话时，却是那样的艰难。然而，毕竟她很会讲话，能在很短的时间里，编出这样的谎话。似乎已经回答了她刚才那句悠长的、象从遥远的地方飘来的话。

到底是他误会了呢？还是她误会了呢？也许，谁也没有误会。是那冒用的汉子太胆小了，太“老实”了。

谁也没有说话。这时候的沉默，是迷人而又难熬的。

突然，吊在房中的电灯，一下子熄灭了，霎时，黑暗灭了这间房屋，淹没了这对男女。这年月，供电很不稳定，时常拉闸。这小镇上的居民用电，就更没有保证了。莫非是那远处供电所值班的小弟弟，或大妹妹，能神机妙算，晓得此刻这间破旧的房子里，有这么一对情意绵绵，却又顾虑重重、缺乏勇气的有情男女在……而特意为之作美，把闸刀拉下的？

人，许许多多的活动，在黑暗中比在光明里进行得老一些。然而，这时候的他，在这天赐的良机里，仍然缺少一种勇气。看到灯熄了，他竟傻乎乎划燃一根火柴，去点窗台上的蜡烛。

“呼——”

火柴刚燃，突然扑过来一股风，熄灭了。他明显地感到，这是有人用嘴巴吹的，这个屋子里，还有谁呢？是的，是她吹的。